

大家小品

谬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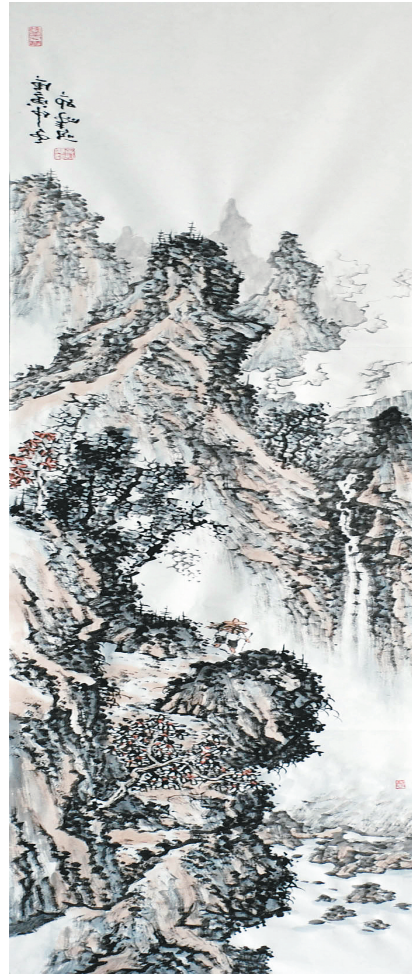
叶延滨

“谬论”这个词在我的语言库中，曾经是用得最多和听得最多的一个词。谬论，也就是荒唐之说，同义词有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荒谬、错误言论、等等。我们这些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几乎是在一次又一次与各种“谬论”打交道过程中，学习语言的魅力。

“谬论”是消灭论敌的常用词。最早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有关文章中见识了。对方的文章原文没有见到，摘出来一句两句，然后定为谬论或反革命言行，下面撰文一通批判。这样文体十分强有力，以后的反右，以后的批判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都反复使用这种文体，无往而不胜。比方某人说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批判时会变成：“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轻一点，批它是崇洋媚外的谬论，加一点分量变成

之“谬论”及其他。社会进步了，发展了，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谬论这个词的使用率低了，杀伤力也小了。各种宗教平等相处，不同信仰者和平生活，这就是对互相矛盾互成“谬误”的事物，有一个宽容共存的胸怀。但这个社会仍然需要“谬论”，不断产生和制造“谬论”是诗人的最基本的天赋。“提着大海这一件古老的乐器/将残骸和月亮/收拾入筐”，“在一朵云上/碰见杜甫的草鞋和拐杖”，这是一本诗集中的句子，我记住了，因为它的确是谬论，而且将谬论说得那么美！诗人的存在，证明谬论不全是毒草，谬论也许就是最美的鲜花，而用词汇创造这些谬论之美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的社会还应该更宽容地对待“谬论”，因为它是伟大开拓者们必须享用的早餐。布鲁诺和哥白尼，在火刑和宗教法庭的阴影下，用新的天文学“谬论”给了世界一个崭新的黎明。

马克思学说也曾是“谬论”，白猫与黑猫更曾经关在“谬论”笼子里挨批。因此，鼓励和保护“百家争鸣”应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也许真理只有一个，但是九十九家并不可能妨碍真理的存在；然而取消“不是真理”的九十九家，或八十八家或七十七家……甚至一家，都可能取消真理和扼杀真理。自以为是的自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上，因而要禁绝其他“谬论”则是最不可容忍的谬误！现在轻易说别人是谬论的少了，但两种与谬论有关的事物却让我们习以为常。一是网络上的“雷人之语”，雷者，也许是“妙语”，也许是“谬论”。人们把它们用“雷人”于无声处标示出来，是“妙”还是“谬”，让你自己去判断，有意思！二是会场里，作报告者读着秘书写的报告，每一句都正确，然而所有正确的句子加起来听者昏昏欲睡，让读者不得其要领。这样的所有正确句子凑合出来的不谬之论，人们称之为“官话”或“官样文章”，是夸其“妙”还是指其“谬”，细细品味，有嚼头！



湘西山水(国画) 郭峰

现代诗坛

用亲情的眼睛看天空

韩少君

一声鸟鸣给清晨的划痕像旋转的身影刚经过一阵馨香给黎明的问候像甜蜜的人昨晚来过

壁灯上挂个小蜘蛛儿小小的蜘蛛你太小了小也是她传来的喜讯

打开窗子用亲情的眼睛看天空天空什么也没有甜蜜的人根本没来过

总之，你是一块甜品巧克力或夹心饼干他小心翼翼地剥开锡纸穷孩子一样用舌尖沾一点，再沾一点那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你就像巧克力在阳光下他吃到的远远没有溶化的多

可你答应了我你带金银首饰四大嫁妆足金的心跳银月的胳膊彩绸的枕头老铁的屏风如果你丢了嫁妆那也不用怕我还有一段彩绸系在你和蜻蜓的腰上

散文

春天的暖意

王吴军

鸟的叫声翩然而至，这响亮的声音穿透阳光，在无边的空气中忽而俯冲，忽而扶摇直上，随后又不见了影子，仿佛不曾光顾过这里。我想象着，所有的植物在鸟的叫声中都不禁萌动了，春天的盛装已经备好，无论是人，还是别的生灵，在鸟的带领下，终于要长舒一口气，摆脱掉跟随一冬的沉重，轻盈起来，所有的筋骨开始舒展。风吹在脸上，不再僵硬。穿行在路上，感受着身边的树都在萌动，阳光明媚，富于穿透力，透过窗户，落在棉被上，

着走着，竟有了另一层天地，暖意全面铺开，让身心愉悦，像月下的心事，趁着夜色，一瓣一瓣地打开，妥帖而舒服。到后来就把自己忘却，整个身心融入进去，成为一体。由担心到后来的不自觉地加入，像历经一场小小的阴谋。春天的暖意，是让人忘记的。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些古代描写春天的诗词，让人一言难尽。这些诗词里描述的春天如梦如幻，看不到阴影，也看不到冷郁，更看不到绝望的情绪，春天，一色的暖意，花草、树木、河流，真是仙境一样的尘世，一切，全部被笼罩在梦幻般的温暖融融的绿意之中。春天的暖意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它太美了，像幸福的光彩，总叫人担心它的转瞬即逝，归根到底，是人对美的挽留之心。徜徉其中，像一首抒情诗被谱上了梦幻的曲调，唱出了大自然的静谧，仿佛被光晕包围。此刻，

微闭着双眼，把灵魂托付给遐想。窗外，灿烂璀璨，年年如此，亘古不变。这就是岁月静好。春天来临，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坐在南窗前，将所有的窗帘打开，最大限度地接纳春天的阳光。我坐在满室明亮里，听觉、触觉依次苏醒，灵敏异常，我不放过春天里任何一点的暖意。油菜花的香味，河水的流淌，泥土的芬芳，在春天面前，有活过一次的沧桑。绿色浓淡有致，参差有序，这是希望和生命的颜色，分外让人爱惜。暖意是流动的，树却坚定不移地站成了风景，通过站立方式，成了内心的禅。树木、草地、野花，一眼望去，如坠梦境，犹如微醉的迷路，一条小河流淌着，河面上浮着野花，只要沿着河流的方向，一定可以寻到回家的路。春天的暖意在唤醒沉睡的心灵，万物得遂所愿，纷纷蓬勃起来，这就是生活中的自然之美，不着一言，尽得情趣之妙。



秋色正浓(国画)

吉鹏

新书架

《笑看沧海欲成尘》

王夏萌

这是唐诗宝库中一座神秘诡异的暗室。让役使造化，驱遣幽明，唐代的先人们给我们留下了千年的时光，依然沉默在《全唐诗》的暗黄书页中。

天后、金母、玉女、仙姬，写不尽那碧落黄尘间的缱绻情丝。灯魅、花精、獭怪、狐妖，吟不完那荒烟蔓草中的冷艳诡秘。让我们在梦境中一起遨游，乘云车，驾白鹿，食碧藕，饮琼浆，让书中的神仙故事，给我们带来一次人生旅途上的沉酣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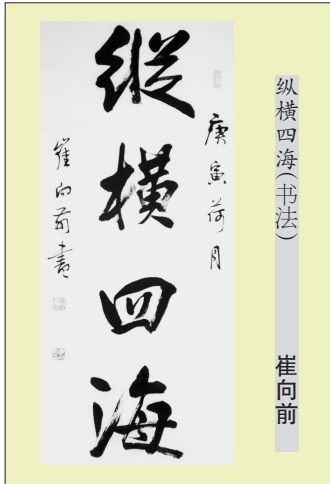
杂俎

“公冤信敏”张虎臣

刘文泽

在荥阳市贾峪镇东南两公里“东沟村”路北，有一座碑楼，内存两通巨碑，那是原中共贾峪乡党委为革命烈士张虎臣而建的。张虎臣，又名张虎，字亦召，东沟村人，生于清穆宗同治四年(1865年)。民国九年(1920年)出任贾峪镇镇长，并以“豫盛永”为号在贾峪街经营铁货铺。其间，曾以镇长职务筹款集粮办学校，也将自己铺面部分所得

了韩子林(中共党员)荥阳县县长职务，担任反动分子陈华龙。陈华龙与土豪劣绅勾结，接连向农民协会发难。尤其是同年10月14日凌晨，王三刚聚流坑害棍80多人，包围了张虎臣宅院，将张虎臣及其出生5天的孙子、两名亲戚在内的13人残杀，反动气焰甚嚣尘上。这次惨案使贾峪农民运动受到了严重摧残。事后，革命先驱李大钊对惨案深表愤慨，对张虎臣及全家遇害深表哀悼。1931年10月，各地代表472人铸碑“公冤信敏”，“群贤毕至”两通予以缅怀。



纵横四海(书法)

崔向前

随笔

水写的字

孙道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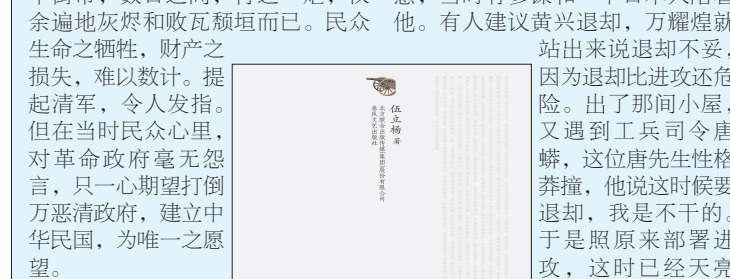
清晨。山脚下的小广场，在健身者的脚步声里，热闹起来。多是中老年人。有的打太极，有的跳扇子舞，有的倒着走，有的遛狗，有的吊嗓子，有的练唱越剧……每个人似乎都能从杂乱的声音中，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将自己的身体舒展、打开。我们跑完一圈，回到广场上，妻子喜欢扎堆到唱越剧的人群中，跟着哼几声，而我则去找那个用水写字的人。除非下雨，每天早晨，你都能在广场的东北隅，看到他。一个瘦小的老头，一只手端着一瓶水，一只手拿着一只自制的大笔，低头，弯腰，在地上写着字。对驻足在他身后观看的人，浑然不觉。写一个字，退一步，蘸水，继续写。灰色的地面上，水呈现深褐色，像墨汁一样。已经写好的一块，是草书，如盘龙，如飞鸟，如走兽，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不敢相信，如此道劲的大字，会出自这样一个瘦弱的老者手上。写好一组字，老人停下来，端详一番。我乘机向老人讨教一下，有几个认不出的字。老人耐心地告诉我，并用手中的大笔比划给我看。我注意到，老人的笔头，不是毛，而是一块海绵，笔杆则是普通的竹竿。休息一会儿后，老人继续写字。我默默地站

头，他们不是夫妻。我诧异地看着他。他一边绕着电线，一边对我说，其实，他们这辈子挺遭罪的。年轻时他们是相好，他喜欢写字，她喜欢唱歌，但是两家都坚决反对，后来，他们就各自成家了。前些年，她的老伴过世了，他也就离了，两个人本想走到一起，没想到，又遭到了各自子女的强烈抵制。没办法，他们只能早上一起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他写写水字，她唱唱老戏，然后，回到各自的家，过各自的日子。我无语。拉起妻子的手，我们回家。经过小广场的东北角，老人刚刚写下的字迹，已经被蒸发得差不多了。灰色的地面上，几乎看不出字的痕迹。可是，你仔细嗅嗅，早晨的空气里，有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水字里的故事里，流转的气息。

28日后，黄兴渡江，战况在拉锯中。黄兴指挥部攻击桥口清军前队。打到10月的最后一天，清军入街，巷战两天，冯国璋部发动大规模攻击，汉口失守。起义军放弃汉口。陆军中学的学生士官等均受命退守设在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冯国璋焚城 战况趋烈 进入11月的头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清军攻陷汉口后，马上围攻汉阳，汉阳保卫战开始。此前，在冯国璋指挥下，北洋军与起义军激战四昼夜，于11月1日攻陷汉口，无辜军民死伤甚众。冯国璋激励他的部队，所用口号是“打下汉口，黄金万斗；人人升官，美女抢走”，根子上就是一丝不挂赤裸裸的小流氓心态。偌大繁华街市，数日之间，付之一炬，仅余遍地灰烬和败瓦颓垣而已。民众生命之牺牲，财产之损失，难以计数。提起清军，令人发指。但在当时民众心里，对革命政府毫无怨言，只一心期望打倒万恶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为唯一之愿望。冯国璋当时不了解袁世凯操纵和及谋夺政权的底藪，所以一味主张乘胜进军，以便攻下武昌，扑灭革命。袁世凯担

心冯国璋坏其好事，急调程潜接替冯的职务，统率湖北各军，而将冯国璋调任察哈尔特别行都统。11月1日后，战况趋激烈，黄兴率领敢死队督战。傍晚清军自王家墩来攻，民军三面布防，右翼首先遭到敌人大炮轰击和机枪压制，渐觉不支，稍后左翼及正面亦被突破。又过一天，清军在刘家花园一带开炮乱射，借以造成心理压力，同时竟在汉口街上四处纵火焚烧，火势凶猛，到傍晚时分，老百姓纷纷出逃。黄兴返武昌与黎元洪会商，因当时起义部队中新兵太多，军官中不少人畏葸不前，再加以溃事仓促，民军各队士兵看见敌人渐多，恐惧感大增，有的干脆弃枪逃亡。武器方面，民军所用武器为山炮，北方来的清军所用为退膛炮，火力悬殊大。3日，黎元洪在阅马厂登坛拜将，以一大旗赠与黄兴，上绣“战时总司令黄”。黄兴随后发表演讲，特意强调民军面临的危险性，他指出，若不拼死作战，待敌人攻入我军心脏，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以李书城为司令都参谋

情形。下午部队开始溃退，黄兴拔刀阻止也无效果，又受到敌军炮火的延伸袭击。黄兴愤慨交加，几乎就要拔刀自戕。余涌勋等人赶紧扶着他后退，敌人也没有来追，部队差不多退光了，万耀煌还在寻找战友耿丹等人，不见踪影，意外遇到了熊秉坤率队等待，大家一同后撤。恰在这期间，章太炎发电报来，申论他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论，认为以党组军不是正途，黄兴忙于战事，觉其莫名其妙，没工夫答他。桥口之战，甘兴典部遇敌即溃，导致黄总司令亦退。熊秉坤未及撤离，遂被包围。力战得脱。这是11月17日的事情。11月21日至25日，互相进攻互有胜负。但是起义军方面，每天耗费的子弹不下六万发。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过来。陈果夫组织来自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集中编成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开赴前线，这支特殊队伍在战斗中英勇善战。不久汉阳失守，陈果夫随军撤至武昌。



们都来到了医院。当医生们知道王玉荣就是那位三枪击毙匪解救人质的女英雄后，惋惜并责备了王晓军。王晓军心如锥刺。自己平日忙于工作，妻子比自己更忙。作为警察，特别是基层公安局的领导，王晓军知道妻子这病都是久拖不治的结果。王玉荣就是王玉荣！在任何时候都不服输！在临床手术那一刻，王玉荣还跟手术刀医生“讨价还价”：“医生，我能挺得住，别给我用麻醉。”医生诙谐地说：“关云长刮骨疗毒还喝口麻沸散呢，这么大的手术不用麻醉？你不怕我还怕出意外哪！”“麻醉不会伤害大脑，不会留下后遗症影响我今后的工作吧？”王玉荣问道。在场的所有医生都沉默了。一位护士感慨地说：“大姐，都到啥时候了，您还想着工作哪！”您亲人惴惴不安的六个月过去了，王玉荣并没有倒下，而身体在渐渐康复。亲人们笑了，王玉荣也开心地笑了：“疾病就像歹徒，像黑恶势力，你越怕它，它越肆虐，正不压邪，你怕它打败了，它就怕你了。”经过两年的药物治疗和强度锻炼，王玉荣的饮食体重都恢复了正常，又因化疗脱发脱落，长出的一头秀发，气色也逐渐好转起来。2004年1月底，家庭医生又给她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后，惊奇得简直不敢相信：王玉荣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这年2月，大病初愈的王玉荣多次要求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郑州市公安局领导仍然对刚刚恢复健康的王玉荣抱以极大关心，劝她好好调养身体，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安排工作。不少亲戚朋友听说她要回到工作岗位上，有的打电话说：“你不要命了？所有的荣誉都有了，并且都是全国最高的，还争什么？”王玉荣说：“有荣誉我应当珍惜，但我干工作并不是为了荣誉，我有工作干，心里快乐！”回到岗位作为公安机关的一名干警，王玉荣永远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为破一个案子，王玉荣累了一天一夜没合眼，任务完成，她回去倒头便睡。她的体能消耗太大，她的多种疾病已蹊蹊她那原本健康的肌体，她太需要休息了。

王玉荣，算我求你啦！”邢局长着急地说，“别硬撑着，到这个地步还没事呢！到底究竟什么事，嗯？”邢局长大手一挥，“抓紧去医院治疗，啥也别管！”王玉荣被送进了郑大一附院。检验结果出来了——乳腺癌晚期！最多再活六个月。闻讯，丈夫来了，女儿来了，亲人

王玉荣，算我求你啦！”邢局长着急地说，“别硬撑着，到这个地步还没事呢！到底究竟什么事，嗯？”邢局长大手一挥，“抓紧去医院治疗，啥也别管！”王玉荣被送进了郑大一附院。检验结果出来了——乳腺癌晚期！最多再活六个月。闻讯，丈夫来了，女儿来了，亲人

王玉荣，算我求你啦！”邢局长着急地说，“别硬撑着，到这个地步还没事呢！到底究竟什么事，嗯？”邢局长大手一挥，“抓紧去医院治疗，啥也别管！”王玉荣被送进了郑大一附院。检验结果出来了——乳腺癌晚期！最多再活六个月。闻讯，丈夫来了，女儿来了，亲人

连载

王玉荣，算我求你啦！”邢局长着急地说，“别硬撑着，到这个地步还没事呢！到底究竟什么事，嗯？”邢局长大手一挥，“抓紧去医院治疗，啥也别管！”王玉荣被送进了郑大一附院。检验结果出来了——乳腺癌晚期！最多再活六个月。闻讯，丈夫来了，女儿来了，亲人



王玉荣，算我求你啦！”邢局长着急地说，“别硬撑着，到这个地步还没事呢！到底究竟什么事，嗯？”邢局长大手一挥，“抓紧去医院治疗，啥也别管！”王玉荣被送进了郑大一附院。检验结果出来了——乳腺癌晚期！最多再活六个月。闻讯，丈夫来了，女儿来了，亲人

王玉荣，算我求你啦！”邢局长着急地说，“别硬撑着，到这个地步还没事呢！到底究竟什么事，嗯？”邢局长大手一挥，“抓紧去医院治疗，啥也别管！”王玉荣被送进了郑大一附院。检验结果出来了——乳腺癌晚期！最多再活六个月。闻讯，丈夫来了，女儿来了，亲人

王玉荣，算我求你啦！”邢局长着急地说，“别硬撑着，到这个地步还没事呢！到底究竟什么事，嗯？”邢局长大手一挥，“抓紧去医院治疗，啥也别管！”王玉荣被送进了郑大一附院。检验结果出来了——乳腺癌晚期！最多再活六个月。闻讯，丈夫来了，女儿来了，亲人